

人·鬼·人

REN GUI REN

李宏林 著

白山出版社

# 人·鬼·人

REN GUI REN

李宏林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人·鬼·人 / 李宏林著. — 沈阳 : 白山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529-1278-4

I. ①人…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4 ) 第252662号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23号

邮 编: 110013

电 话: 024-28865926

电子信箱: baishan867@163.com

责任编辑: 韩 光

装帧设计: 王 琪

责任校对: 王 玲

印 刷: 沈阳海世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8.7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9-1278-4

定 价: 45.00元

# 目 录

- 第 一 章 / 001
- 第 二 章 / 014
- 第 三 章 / 031
- 第 四 章 / 047
- 第 五 章 / 062
- 第 六 章 / 075
- 第 七 章 / 089
- 第 八 章 / 104
- 第 九 章 / 118
- 第 十 章 / 135
- 第 十 一 章 / 149
- 第 十 二 章 / 165
- 第 十 三 章 / 175
- 第 十 四 章 / 193
- 第 十 五 章 / 209
- 第 十 六 章 / 225
- 第 十 七 章 / 237
- 第 十 八 章 / 253
- 第 十 九 章 / 265
- 第 二 十 章 / 276

## 第一章

在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把红旗插上德国柏林国会大厦，5月7日德国宣布投降，这预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剩下的是与德国、意大利结盟的日本国还在中国的战场上进行最后挣扎。8月9日凌晨，苏联对日本宣战，发动了远东战役，苏联百万红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飞机腾空，大炮轰鸣，坦克群掩护着陆军越过中苏边界，在中国抗日联军的配合下，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摧毁性的进攻。

飞机每天投下的巨型炸弹震动得东京大地像地震似的颤抖，皇宫里的决策者们躲在地下室里坐立不安。在此刻，是战是和，决策者们争论不休：皇室和老派军方首脑力主和，而少壮派军人非战不可，争得脖粗脸红，拍桌子对骂，很有剑拔弩张的架势。长得又瘦又高的日本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大将就是少壮派方面的代表

人物。他一听苏联红军已经突破日本关东军修造的两道固若金汤的防线，他躲不住了，从地下室里钻出来，从东京机场坐上一架噪音很大的飞机，越过茫茫大海，飞到还没有战事的中国大连。

梅津落地大连，未经休息就直奔南满铁路的一间小会议室，他在这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关东军的总司令和各地师团首长都赶来参加会议。梅津对在战场上已出现的明显劣势并不显悲观。他两手拄着战刀，腰板儿挺拔地站在桌前，向眼前的二十几名将军说：“关东军还有40万英勇善战的将士，可以抵抗已经在欧洲战场打得精力疲惫的俄国人。另外满洲地域广阔，即使后退，我们还有几道防线，一是哈尔滨可以重创敌军。”说到这他特别用期待的目光投向坐在他对面偏右位置上的北方师团长小川立夫中将，50多岁的小川立即以军人的姿态挺了一下腰板儿，示意他和将士们有能力完成陆军总部交待的作战任务。

梅津接着往下说：“我们再退一步说，从哈尔滨退出来，还有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这样一些城市作为我们再战的战场，再退一步说，我们从满洲退出还有朝鲜三千里大地做迂回，所以我们怎么能接受让日本国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呢？”

这时小川立夫先做了回应：“不能！我们是天皇的军队，是保护日本国的武力屏障，宁可战死，也不能接受波茨坦公告。”

小川这么一带头，在座的将军们都热血沸腾，一个个涨红着脸，粗着脖子，有的骂俄国人的，有的表示宁死为天皇尽忠的……人们这一番表态，感动得梅津的两眼里涌上泪珠，他掏出白手帕擦擦眼角。

因为战事紧急，会议开得很短，散会后各位将军就立即返回自己师团的所在地，要按陆军总部的要求投入兵力，抵抗苏联红军南进。

苏联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越过兴安岭逼近佳木斯，在佳木斯以北的开阔地上战争进行得很激烈。苏联红军的炮兵像下雨似的把上万发的炮弹向日本关东军的阵地上倾泻，在震天动地的隆隆声中，大地滚动着烟火，天空被升起的黑烟遮蔽着。

一批批抵挡不住苏联红军火力的日本军人，丢盔卸甲地从前方的烟火中逃出来，有的脸上挂着血迹，有的已是衣不遮体。丢掉的太阳旗被跌跌撞撞逃命的日本兵们胡乱地踏在脚下。

在这个战场上，有一个日本女子在观看日本关东军旗倒兵散的狼狈场面，

她叫小川友子，是日本东京新闻社的记者。她虽然穿着一身日本女军装，但是从她那白皙的皮肤和军帽下散露出的、修整过的过耳头发就会识别出，这个高个女子不是职业军人，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她站在一个高坡上，注视着—伙伙从前线上败退下来的关东军，并不停地把她所看到的一切匆忙地记在一个记事本上或是拍进照像机的胶片里。突然一颗炮弹在她身边爆炸，一股气浪差一点儿把她冲倒。在她身边有个文职日本军人陪着她，他马上拉过友子：“快走，这里危险！”他拽着友子跑下坡来，急忙上了吉普车，文官一踩油门将车迅速开走。

小川立夫离开大连军事会议会场后，乘坐他的黑色轿车日夜兼程地向哈尔滨赶路。进入哈尔滨市之后，就直奔师团司令部。在路上小川已经同司令部进行了电话联系，要求师团的旅、团长在司令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轿车驶进司令部大院，停下后小川从车里钻出来。小川1.75米的身材，在日本人中算是高个子，他身体健壮，一身黄色将军服把他的身体裹得紧梆梆的，浓密的双眉下，是一双闪着刚毅光芒的眼睛，在不大的鼻子下留着一字型的胡子，镶着两个金豆的红色肩章和一把战刀，使他成为一个典型的以武力征服他国的、威风凛凛的日本军国主义代表人物。他穿着高筒皮靴，径直走进司令部大楼的楼门，踏得地板哒哒响，上楼梯来到他在二楼的办公室。他推开门，一下子愣住了，是他的女儿友子坐在他办公桌旁的皮沙发上。他看到女儿的脸色苍白，一身疲惫的样子，便责备她说：“友子，俄国人已经攻过黑龙江了，这里马上成为前线，你怎么这个时候来到这里？”

友子看了看爸爸浮上红丝的眼睛和两鬓上露出的白霜，怜惜地说：“爸爸，看你累的，也衰老了，正是这个时候需要我来看看你。”

小川坐在办公桌后的大皮椅上，说：“我是军人，目前就是为天皇效忠，为大日本作战，死而光荣，死而无怨，无需你看，你赶快回日本去，这里太危险。”

友子从皮沙发上站起身，走到办公桌前，说：“爸爸，我是记者，哪里有危险哪里应该有我。我从日本来，在有战事的满洲走了半个月，我有了一种切身的体会。”

小川瞥了女儿一眼：“什么体会？”

友子说：“我们进行的是一场不义战争，不仅中国人民反抗我们，所有有正义感的世界人民都把我们视为公敌。所以至今在所有战场上都是大溃败！”

小川的方脸上立即露出不悦的神色：“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被日本共产党洗脑了吧，这是很危险的！”

友子争辩着：“爸爸，我同日本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战争给中国人和日本人带来的痛苦我是铭刻在心的。你是一方作战司令，你的一个命令就可以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战火。这火马上就要烧到自已了，关东军还要做最后的决战，我可以肯定地说，日本必败。爸爸，你应该罢手了。”

小川压不住怒火，嘴角颤抖着，猛地站起身，往桌子上砸了一拳，这还不够排出他的怒气，他从桌后绕出来，“啪”打了女儿一个耳光：“混蛋，我怎么能在自己女儿的嘴里听到这种不爱日本、不敬天皇的鬼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从我的办公室里滚出去！”

友子捂着脸，两串眼泪从眼里涌出来，恳切地说：“爸爸，记住，日本战败后要审判战犯的，女儿希望你少些罪恶，你要选好自已应走的道路。”说罢她头也不回地走去，出门时把房门摔得“嘭”一声响。

小川听着这响声不由得一惊、一愣，心里不是个滋味，他叹息一声坐在皮椅上。他思索片刻，按了一下手铃，守在门外的卫兵应声进来，小川向他叮嘱道：“你快去安排，给友子买好船票，护送她上船，回日本。”

卫兵应一声“是”就出去了。

随后司令部参谋进到办公室，向小川报告：“司令，开会的人都到了。”

小川理理衣服，镇静一下情绪，说：“都进来。”

不一会儿，参谋领着一些将校级旅长、团长进办公室，有秩序地分坐在会议桌前。

小川来到会议桌前端，开始讲话：“你们可能知道了，俄国人已经打过黑龙江，距离我们不远了，梅津大将飞到大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传达日本陆军总部做出的与苏联红军生死决战的命令，关东军司令部做出作战部署，我们师团立即在哈尔滨以北开阔地上同苏联红军决战，我们要马上划出有利于作战的百里无人区来。”

福原旅长是一个小个头儿的胖子，四十八九岁，一张圆脸上有一撮日本男人招牌式的方块小胡，他无不忧愁地说：“现在没有一处地方是无人区呀！”

小川从浓眉下挤出一缕严厉的光芒射向福田，骂道：“混蛋，没有无人区，是要你开辟一个无人区！要定出无人区地带，把那里的居民一律赶走，把



房屋全部烧光，把土地用坦克压平。圣战压倒一切，凡有反抗者，格杀勿论！”

福原立即变畏缩为勇敢，大声回答道：“是！一定按司令要求开辟出无人区！”

小川扫视一眼部下们，在他目光扫到之处他们个个昂首挺胸，向司令示出奋勇直前的决心。小川这才放心地按他已经在路上拟好的战斗部署一一地向部下做交待，要求各旅团在会后立即按部署安排兵力和军械，做好进行决战的战前准备。

而战争形势的变化比小川的部署来得更迅速，苏联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突破关东军在佳木斯的防线，坦克、炮车和布满大地的红军战士向哈尔滨方向挺进。这样小川师团的部队还没来得及把百里无人区开辟出来，就匆忙地迎向南来的苏联红军。同时一股股中国抗日联军的队伍不时地从关东军的薄弱地带冲杀出来，弄得小川的队伍手忙脚乱，拿不出一个胸有成竹的作战方案，处于被动挨打的情势中。

小川亲自来到作战前线，他站在山岗上督战，从望远镜中眼见他的有“钢铁师团”美称的队伍，一批批地从前方退败下来。

福原骑着一匹枣红色高头大马，从烟火纷飞的前沿阵地飞跑到小川所在的山岗下，他跳下马便向山岗上跑，来到小川跟前气喘吁吁地报告：“将军，俄国人的火力太猛，军力也强大，抗联的队伍也上来了，我们抵守不住了，您快下令撤退吧！”

小川手拄战刀，气怒地吼叫：“不，宁为天皇玉碎，也不退后一步！”

福原抹一把挂在脸上的灰尘，几乎是哀求着说：“将军，部队已经溃不成军了，你快下令吧，您不退，您会当俄国人的俘虏的！”

小川把战刀往地上顿一顿，骂声：“混蛋！你去堵住退下来的士兵，谁再后退，当场处决！”

福原迟疑着。

小川掏出枪对准福原的脑门儿：“你不坚定，我先处死你！”

福原没办法，他知道在战场上什么过激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如果自己再坚持一句，兴许一颗子弹就从小川的枪管里射击出来，所以他强打精神地回应：“遵命！”他跑下山岗，骑上马想返回前沿阵地。这时一颗炮弹在山岗下炸响，巨大的响声把枣红马吓得两个前腿上扬惊慌地“咳咳”嘶叫，当福原回头

看山岗上的小川时，小川已经倒在山岗上，飘浮着的烟雾把他遮盖得没有了踪影。福原急忙跳下马来，向山岗上奔去……

苏联红军如摧枯拉朽之势向哈尔滨攻来的信息，令在哈尔滨一带进行细菌武器研制和生产的七三一部队已临覆灭之日，恶名昭著的日本关东军细菌战首领是石井四郎少将。这个原本是医学博士的石井四郎，是日本陆军医学院年轻的微生物教授，他才气横溢，且好色，胆大。希特勒都不敢触碰的细菌武器他敢去开发，在天皇和军队高层权势人物的怂恿和支持下，他组成一支七三一部队，以中国长春和哈尔滨为基地，以活人作为细菌试验材料，制造出细菌武器，在中国14个省77个县用各种毒菌疯狂屠杀中国人民。此刻停留在七三一部队总部办公楼里的石井四郎如坐针毡，拨动电话号码的手指不停地颤抖，他向他所属的各个支队下紧急命令：处死关押着的作为细菌实验品的各国俘虏，烧毁支队建筑，支队人员在哈尔滨总部聚结，然后南撤。

设在哈尔滨市郊的由河边正二领导的支队，接到了石井四郎的电话通知，他放下电话后望望已经入夜的窗外，在隐约传来的隆隆炮声中，天空不时地被炮火照得通红。在白大褂里边的军服上，露出河边正二少佐的军衔，这个由军医改为研究、制作细菌武器的30多岁的日本军官，个头适中，五官端正，一双透着坚毅目光的眼睛，能看出他是个头脑聪明、办事果敢的少壮派军人。他把石井四郎的电话在头脑里又回想了一回之后，给在实验室里工作的中岛良子打电话，说了声“到我办公室来”。

片刻，中岛良子就来到河边正二的办公室。中岛良子穿着白大褂，上尉军衔，30岁，人长得苗条漂亮，从她文静的外表来看，谁也想不到她是一个在老鼠、猪狗和牛马身上培植细菌，然后用这些生物杀害中国人的战争罪犯。

河边正二面无表情地说：“石井将军紧急通知，苏联红军已经临近哈尔滨，在满洲的七三一部队的工厂、试验室全部烧毁，不留一点儿细菌制造和使用的痕迹。今天夜里就要完成这项任务，然后我们向南撤。”

中岛良子预感到这一天就要来到了，所以她不显慌张，她关心一件事：“我们支队还有20多个试验品怎么处理？”

河边正二目光一定：“一个小时之内处理掉！”

中岛良子问：“怎么处理掉？”

河边正二说：“把宿舍全部锁死，然后向房里放毒气。这事我去办。”

中岛良子忙问：“我现在干什么？”

河边正二说：“试验室还有100多只带鼠疫的老鼠，把它们放出去，给中国人留下一点儿最后的灾难。”

中岛良子遵命地应道：“好。”

河边正二思考一下又布置了一项任务：“我们支队的资料怕是带不出去了，你选出最重要的部分，锁在一个文件箱里，深埋起来，它很有研究价值，也许以后用得着。记住掩埋的地方。”

中岛良子仍是遵命地应道：“是，挖坑的人怎么安排？”

河边正二想一下回答：“我找两个身强力壮的满洲力工挖坑将文件箱埋好，然后把力工处理掉。”

中岛良子咬了咬饱满的嘴唇，思考一下，坚定地回答：“好，我去办。”

中岛良子领了任务后，她和河边正二分头做他们承担的工作，20多名作为试验品的骨瘦如柴的中国人、俄国人、蒙古人挤住在两个20米大小的房间里，河边正二戴着大口罩，往每个房间里伸进一个细胶皮管，分别往里边放进毒气，不到10分钟，在一片敲砸房门的响声中，房间里的人一个个被熏死。

中岛良子将几笼子带细菌的老鼠放进黑暗的院子里后，她就到资料室里整理细菌实验资料，她选出一批重要的资料之后，把它们装进一个铁箱。这时两名中国力工被河边正二派到中岛良子身边，中岛良子让其中一个力工拎着铁箱，三人一起来到支队的院子里。院里漆黑，中岛良子用手电筒的光柱照着围墙边的一个个电线杆，她到第三根电线杆时，命令两名力工在线杆下挖坑。阳历八月天气，地软土松，不一会儿的工夫一米深的土坑就挖好了。中岛良子把用油布包着的铁箱交给两名力工，当他们把它埋好并用土掩实后，中岛良子悄悄掏出手枪，“砰砰”两枪，把两名中国力工枪杀在电线杆下。这时炮声越来越近，火光照红天空的次数越来越频，中岛良子估计苏联红军可能要进入哈尔滨了，她装好手枪急速返回去。

这时河边正二正组织支队人员撤离支队，已在院外备好两辆输送他们的军车，在河边正二清点了支队人员已经全部上了车后，他下令炸毁支队的全部建筑。实施爆炸的军人在车下将手中的电动操纵开关一拧，在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中，支队的一片房屋立即在一片火光中升空飞散，然后满院燃起熊熊大火。

两辆大汽车开动了，在行驶中，河边正二向部下说：“有家属在市区的赶紧下车接家属，一个小时之内到总队集合，统一南撤。”

中岛良子急说：“我去接我的儿子。”

河边正二说：“车到你家门前停下，等你几分钟。”

两辆汽车进入市区，快临近中岛良子住宅所在的日本人居住区的时候，一颗炮弹带着呼啸声从空中飞来，猛地落在两辆车的中间，轰隆几声，两辆车全被掀翻，车上的人被扣在翻倒的车厢里，传出一片呼嚎声，有些人已经死了，有些人带着伤痛从车下爬出来，然后拚命逃窜。

这时从远处传来坦克履带滚动的巨大声响，显然是苏联坦克部队已经攻入城来。河边正二和中岛良子都从车下爬了出来，中岛良子顾孩子心切，一条腿已经压伤，但她忍着疼痛一拐一拐地往家里奔去。而河边正二听着越来越近的坦克挺进的声音，他伫立在地当央，转动着一双大眼睛，思忖他应该向哪里去？他身后传出他的部下在车底下的哀叫声，他已经无心照顾这些同胞了，他在原地转悠了一会儿后，向道路边的黑暗处走去。

中岛良子来到家，她雇用的一个中国女佣人已经不见了。这时在道路边聚起一伙伙中国人，他们怒喊着：“打日本鬼子去！”“砸烂鬼子窝！”中岛良子撩开窗帘往外一看，这些中国人已经闯进日本人住宅区。她明白了，苏联红军已经进入哈尔滨了，这是被压制了多年的哈尔滨市民跑出来向日本人发泄积在心里的仇恨。她的家一刻也不可留恋了。她的6岁儿子小林喜二正在床上睡觉，她将他唤醒，然后把早有准备的一个装有金银细软的小包和一些食品物塞进一个帆布背囊里，将它背在背上，她再把身上的军装换成中国妇女的斜襟儿民装然后拉着小林喜二，没等这个日本小孩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中岛良子已经拉着他从家里跑了出去。

再说配合苏联红军作战的东北抗日联军，一支支队伍为截击南退的关东军战斗得非常活跃。由王忠率领的第一支队忽而骑马、忽而埋伏，使得一股股溃散的关东军不时地遭遇到他们意想不到的袭击。

小川立夫和福原已经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小川统率的师团已经溃不成军，剩余的一些残兵游勇，被集中在几辆军车上向哈尔滨以南方向后撤，友子并没有回国，她乘坐的一辆吉普车也混在这些军车行列里，颠颠达达地行驶在一道山谷间。

身着灰色布军装，头戴一顶大草帽的王忠带领一些战士正好埋伏在山谷旁的一座山头上，他们看着军车和吉普车迎面驶来，王忠像个发现跑进身旁兔子的猎人，又激动又兴奋，他等到车辆驶进最佳射程内时，喊了一声：“打！”

应着王忠的一声喊，十多支枪口同时“砰砰”射出子弹，加上几颗扔出手的手榴弹，随着大小声响，几辆车在烟雾中趴了窝，车上的关东军乱作一团，有的跑下车，有的在车上胡乱放枪射击。

王忠举起手枪又喊：“冲下去！”说着他先从山头上站起来，带头向山下冲去，十多名战士同时呐喊着冲下山。

已经在战场上被吓破了魂的关东军士兵，一见抗联战士如猛虎下山，很多人放弃抵抗，举起枪来，等着当俘虏。有心要抵抗的日本兵，一看已经没有团队作战力量，也就放下手中的武器。

王忠和战士们冲下山后，顺利地俘获了40多名日本兵，几个战士缴了日本兵的三八大盖枪，押着俘虏排成一队向山后的支队队部移动。没想到一名战士从吉普车里俘获了一个日本女鬼子，她腿上受了伤，血水顺着大腿流下来。这战士把这个发现向王忠做了报告，王忠说：“我看看。”他来到吉普车前，看看坐在车上痛苦呻吟的友子，觉得她不是个打仗的军人，便向苗条貌美的友子问：“你的什么官？”

友子艰难地从背包里拿出记者证和记录本递上来。

王忠接过记者证和笔记本看看，他同日本鬼子打了六七年交道，有些日本字，他连认带猜，能辨出个八九不离十，他向身边战士说：“她可能是个记者。她受伤了，两个人抬着走。”

一个战士说：“也没带担架。”

王忠回答得干脆：“两人换班，背着走。”

这个战士有点难为情，王忠从身旁点了两个战士：“你，你，别耽误事儿，快背。”

被点名的两名战士从车里把友子架出来，其中一名战士把友子背在背上，同押着俘虏的队伍一起回队部。

王忠领导的抗联三纵队一支队，所在据点就在山后面的赵家庄里，这是个300多户人家的大村庄，王忠在这个据点里经营了六七年，所以战士们的住房、武器库，甚至连简陋的医务所都建立了起来。

战士们押着一群关东军俘虏走进村子，全村里的老少都出来看热闹。有的老人指着耷拉着脑袋的日本兵们不停嘴地骂，有的小孩子扔出石子砸他们痛恨的鬼子。王忠把这些俘虏安排在一个大房子里，怎么处理，他还要向上级报告。

两名背友子的战士把友子直接送到医务所。所谓医务所，就是建在一个民房中的简陋的医疗点。屋子里有两铺炕，作为医疗受伤战士的床位。一铺炕上有两名战士在疗伤，背友子的战士就把友子安排在另一铺炕上。王忠的妻子徐大琴是医务所所长，手下有一名女护士，她掌管一些常用药，止痛了，包扎伤口了，在这个点里都可以做到。徐大琴一看医务所里来了这么个女伤号，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感到又惊奇又新鲜。她马上安排女护士给友子止血、对伤口做了检查。

这时候支队里的翻译来到医务所，他和友子用日语交谈了几句，他听了一段话后突显惊愕，同徐大琴招呼也没打就出了门。他急急忙忙地来到队部，也就是王忠办公和召集支队干部开会的地方。翻译一进屋就向用手摇电话同上级通话的王忠说：“队长，大发了！”

王忠放下电话，问：“什么大发了？”

翻译说：“这个日本女的是日本东京新闻社的记者。”

王忠不自觉地：“我已经估计到了。”

翻译瞪眼继续说：“队长，你可知道他爹是谁？”

王忠不屑地一笑，“我怎么知道他爹是谁？你和我扯什么里格郎。”

翻译说：“我可没和你扯里格郎，我要告诉你他爹是谁，你可别乐昏过去。”

王忠急了：“快说，卖什么关子！”

翻译说：“他爹是北方师团的司令小川中将！咱们的头号仇敌！”

王忠一愣：“嗯？是吗？”

翻译连连点头：“是，是她主动向我交代的。”

王忠听这消息，心里高兴，但是又觉得不同一般，他拿出一张纸和烟丝，一边卷烟，一边思考，自语着：“是大发了。”他向翻译说：“这样吧，你告诉大琴，先安排治伤，同咱们伤号享受一样待遇，过一会儿我去看她。”

翻译应声：“好。我去告诉徐大姐。”说着他离开了。

王忠不是一介莽夫，在参加抗日联军之前他在镇上当小学教师。1942年他

在中苏边境上与日本鬼子的一次战斗中负伤，纵队立即把他送到苏联去治疗，在伯力呆了小半年，还参加了苏联红军办的中国军人训练班，开了眼界，长了见识。所以如何对待友子，他动了一番脑筋。他从队部出来就直奔医务室。路上几个村中妇女盯住了他，好奇地问：“王队长，听说抓了个女鬼子？”

王忠笑呵呵地回答：“是呀，抓了个女鬼子。”

一个妇女追着王忠咬牙切齿地说：“王队长，可别轻饶了她。”

王忠把右手往下一切：“杀掉！”

这妇女拍手说：“在哪儿杀她告诉我们一声，好去看热闹。”

王忠说：“好，听信儿吧！”他说着就大步流星地奔向医务室。他一进屋，徐大琴迎上来，不高兴地说：“老王，你怎么把这个女鬼子送到我这里来了？”

王忠说：“我说徐大琴同志，她是伤号，不往你的医疗所里送往哪儿送？”

徐大琴说：“我这儿是给打日本鬼子受伤的抗联战士治病的，我们不侍候女鬼子，你让人把她弄走。”

王忠拨开挡在身前的徐大琴说：“往哪弄？不及时治，就有生命危险。”

徐大琴堵气地说：“死了才好呢！”

王忠问护士：“她伤在哪儿了？”

护士说：“弹皮崩进腿肚子里了，埋得很深。”

王忠问：“怎么治？”

护士说：“咱们取不出弹皮。”

王忠走到大炕边儿，仔细端详一下友子，又看看她的伤情。

友子皱着眉头问：“您是首长吧？”

站在炕边的翻译向友子说：“你有什么话要说就对他说吧！”

友子说：“好，首长，我是日本新闻社的记者。”

王忠点头承认：“我们验过你的记者证，知道你是记者。”

徐大琴瞥了友子一眼：“你这个日本姑娘也是，一个记者，你跑中国来记什么。”

友子向徐大琴说：“你也是首长吧？”

徐大琴不客气地回答：“嗯，我是管这屋的首长。”

友子急切地表白：“两位首长，我是反对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的，我是和平主义者，我在日本发表的新闻稿都含有我反对这场战争的思想。”

王忠说：“很好，我们队伍中有许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日本朋友。对朋友我们伸出友爱的手。”

友子说：“我感受到你们这种胸怀了，你们对我的关照我从内心感谢。”

王忠说：“你的胸怀我们也很佩服，你很勇敢地说出北方师团司令小川立夫是你的父亲，他是我们中国人不共戴天的仇敌，你是知道的。”

徐大琴一惊，质问友子：“你说你爸是谁？”

王忠拦住徐大琴。用试探的目光盯向友子：“你不怕我们杀了你？”

友子自信地摇摇头：“相信你们不会。”

“为什么？”

“中国文化讲仁爱，你们的一位姓聂的将军就把一位日本军官的孩子收养起来，又给送回我们日本军官，新闻界的日本人都知道。”

“你了解中国文化，但是，我们能对你父亲这种战争罪犯讲仁爱吗？”

友子仍不失自信：“你们恨他，我明白。但是我在战争观点上同他是有区别的，你们不会把我和他等同对待。尤其我是一名记者。”

王忠赞赏地笑着说：“不愧是新闻记者，言词犀利，神态坦然，很会保护自己。我们当然会把和你和小川区分开来。”

友子急切地说：“首长先生，但是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我很挂念他，你能告诉我现在他和他的师团的处境吗？”

王明白了，这女子早早地说出父亲是谁在于她关心她爹的命运啊，王忠毫不含糊地回答：“小川师团已经全军覆灭。”

友子心里暗惊：“我的父亲……”

王忠明快地告诉友子：“不是战死也是被苏联红军活捉了！”

徐大琴补充了一句：“小川是战争罪犯，若让我们逮着，你就别想见你爹了！”

友子连连点头：“我的明白，我的明白。”

王忠用安慰的口气说：“要相信我们对你同对你父亲不一样。你好好养伤吧，哈尔滨已经在苏联红军和我们抗日联军控制下，明天，我们的伤员和你都送到哈尔滨医院进行治疗。伤好后安排你回国。”



友子瞪大了眼睛问：“真的？”

王忠肯定地回答：“中国军人说到做到。”

友子连忙欠起身在炕上向王忠深深鞠躬：“谢谢！”由于她的动作太大，牵动得大腿剧烈地疼痛，她“哟哟”地叫了一声。

徐大琴把王忠拉到一边，不满地嘀咕：“送她去哈尔滨？你敢做这决定？”

王忠把两手往腰后一背，显露一副敢于承担的神态：“我决定的，你这医务部门，执行命令！”

徐大琴不满地瞟了王忠一眼，但这是战时，她不敢违抗支队长的命令。

几天后，支队备好一辆马车，拉着受伤的两名抗联战士和友子，由徐大琴和一名护士陪同，出了村子奔往哈尔滨，给三个伤员治病。